

第 I 部分

我们变得过时了吗？

这里，我们对量子跃迁的魅力感到十分惊讶。我们都不知不觉地被未来的网络世界、电子邻居和可以到达地球任何地方的硅芯片所吸引。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合理地融合在公司的结构和层次上。然而，那些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因素现在正在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那些早先曾经激励和保护过我们的因素，现在正在威胁着那些寻求保护的人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犹豫和徘徊，找不到出路。

难道说我们变得过时了？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大理石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泰罗主义（Taylorism）的产物，一个既可以预测现在，又可以预测未来的简单生活。尽管我们也梦想成为一个身披盔甲的骑士，去充当网络世界的先锋，但是，事情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公司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它经常抛弃那些以前助其成功的男人和女人。与此同时，公司并没有因此而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仅仅是为创造利润留下了一些余味。因此，综合所有的因素，成功的喜悦就会逊色不少。

并不是进步的速度放慢了，而是加快了。比如说，在网络冲浪、克隆和微型化等方面，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并不总是给我们带来欢乐，有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在过去，它们是我们社会的忠实仆人，每天都为我们的生存减轻负担；现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了我们社会的对立面，并成为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不合理联盟。与此同时，社会自身也正在发生变化。一切事情

这个大理石人诞生于泰罗行星上，这个行星是在泰罗创造了企业组织的科学管理方法之后而命名的。这是一个固体行星，人们在一个由砖头和水泥砌成的金字塔式的有型建筑中工作，那里的生活是平静而安详的：变化不像我们今天所呈现的那样激烈，河水的流动是缓慢而安静的。大理石人只从事一种交易，并过着一种生活：学习、工作和等待退休。

都会变得美好起来，然而，一切事情也会变得严重起来。

时间在加速，空间在拓展，接触也正向世界范围扩散。不管是以哪种方式（是引人入胜的方式，还是完全无害的方式），我们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这三个谨慎而彻底的变化，已经造就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仍然站在第一线上：世界是开放的，福利国家在其疆界之内可以不再保护我们；我们的社会系统已经步入了错误的竞争轨道。

我们不得不进行毫不犹豫的改变。“为什么改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如何改变？”倒成为我们目前必须关心的课题。我们如何应对这个由令人不适的电子跃迁所带来的变化呢？我们是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那样说谎，用错误的日期来应付船员，从而使他们安静下来？还是用我们的眼睛来巡视地平线，扫视天空的日月星辰，通过辨别鸟类和海洋残片，来确认所到达陆地的位置和标志？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我们应该接受并记住这个航海故事带给我们的教训，这个痛苦的历程将教会我们如何去适应变化。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知道如何改变自己，从而适应环境的变化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本领。在变化的滚滚洪流面前，我们把以前完成和吸收的东西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都变成了什么？

网络信息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比如说，野外旅行和垂钓运动都装备了全球定位（GPS）系统；学生在网络上冲浪；卡车司机通过卫星收看其喜欢的影视节目，等等。不论是制造小提琴的手工艺人，还是著名的国际石油公司，运用这

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它是一个电子罗盘，是用一个人造卫星网络建立起来的定位系统，其测定世界任何位置的准确率都很高，其误差不超过几米远。

些工具来取得最大的利益和优势，都是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考虑的，但采用的结果却未必相同。每一天，在我们的伙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工作在海外。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与合作，说着他们的语言，并为所有的顾客服务。

聪明的才智和浩瀚的知识是由人们来掌握的，但是，传播、繁衍和扩大这些才智和知识却是由那些新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掌握了新技术、新工具的公司，在三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总量相当于传统竞争者 30 年的总和。在新经济中，银行没有柜台，但却为它们的客户提供高度发达的电话和信息网络服务，而且是 24 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书店、保险公司、汽车零售商，以及所有协会所提供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秘诀，都要在因特网中建立专门的窗口进行展示。对那些公司来说，才智和知识变成了战略资本的一个形式，这个战略资本是公司经过精心培养、储存而发展起来的。经过准确的评估，在支付所有者一定报酬之后，这部分战略资本就完成可以投入使用了。

当电子网络风靡世界，并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之后，网络神话就在我们的心目中建立起来了。一旦网络成为神话，其影响力就非同小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组织（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不遗余力地建立网络的真正原因。小公司集中他们的资源、信息和员工，通过提升其服务水平来占领市场；而大公司则决定走改制之路，通过推倒原有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和等级制度，代之以复杂的网络系统，借此来赢得市场上的主动。因此，网络拉近了客户与商品之间的距离，使客户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也使得顾客在选择商品时更加挑剔和无常。

在这次革命性的变革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对信息、网络和那些高度发展了的工具已

经有所了解；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深信这些不过是过往烟云的幻想而已，迟早会像流行时尚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的时光是有限的。时不我待，其它方面的革新正在向我们走来，它们的轮廓虽然还不是很清晰，但是，它们的容量却是惊人的。它们将给我们带来巨大而无法避免的挑战。

全球化的事实和贯穿在我们脑海里变幻无常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甚至毁坏了绝大多数业已建立起来的固定工作和贸易形式，虽然说它也创造了许多新机会。它将传统的公司组织变得更加开放，使其中的一些组织以陌生、虚拟和柔性的形式进行重组。这样做的功效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另外一些公司由于没有适应这种变化而被淘汰。他们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了痛苦和不安。试想一下，他们也曾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曾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他们今天之所以失去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他们故步自封、拒绝变化的结果。这看起来好像是在怀疑我们劳动的价值，其实不然，这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工作机会一旦多起来，社会财富肯定会增长。今天，在全球市场上，只有一部分商品是按照最高的出价卖给投标人的。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聚焦那些新挑战及其形成原因。它们中的一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另一些则是我们不熟悉的，而这些不熟悉的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将在公司中继续从事我们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技术的汇合、经济的实力和社会的变迁。公司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但他不同于社会，也是其他任何组织替代不了的。当企业的效率是建立在企业凝聚力和知识集结基础之上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强大的；当企业失去了凝聚力和知识耗尽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脆弱的。所以说，公司处在管理观念变化的核心地带。

不管公司是在强迫自己适应这种变化，还是在尝试的过程中被绊倒，公司总要储备一定的人力资源，这样，才不致于影响公司计划的执行。不管公司是毫不费力地越过了这一关，还是正在拼命地努力着，他们都应该关注这一点。我们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占有和掌握了这些必要的技术和工具。对他们来说，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变成真正的“超文本”公司。

1. 纳尔西萨斯的死人面具

世 界

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是为了保证其工人要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标准。这种权力应该引入一些关于亚洲廉价劳动力倾销方面的协议中来。倾销成为一个即将来临的社会和经济危险。

——雷蒙德·帕特里洛特 (Raymond Patrenôtre), 1934 年

河神西菲萨斯 (Cephissus) 的儿子纳尔西萨斯死了，因为他爱上了自己的形象。他的形象反映在河水中，虽然近在咫尺，可他永远也得不到，所以他郁闷而死。占卜师蒂雷萨斯 (Tiresias) 曾经对纳尔西萨斯的母亲，美丽少女娜罗佩 (the nymph Liriope) 预言道：只要她的儿子看不见他自己的脸，那么，她的儿子将永远地活下去。

像无忧无虑的纳罗西萨斯那样，我们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我们自己喜爱的模型，我们的经济系统已经变得四平八稳，有规有矩。今天，如果我们也用镜子来照一照我们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纳尔西萨斯是忧郁的，而我们则乐于相信那是另外一张脸。

世界的青春

我们都被全球化所迷惑。它占据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讨论升温。很显然，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在它的影响下，公司的生产从一个地方转移

到另一个地方，街头到处是公司转移时所留下的废弃物。全球化的步伐将我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它的网络使那些追随者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个世界。而对那些少数民族，则极力主张保护他们的民族特性。现在，它将我们区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将全球化看成是无限增长、繁荣和民主的保证；而另一类人则预言，全球化会造成社会的瓦解和大量失业，引起强烈的权利保护与纷争，比如说，引起身份地位、文化和民族差异性等方面的强烈保护主义。前者是在“产品全球化”这个色彩艳丽的旗帜鼓舞下前进的，他们期望着能够顺利地实现“赛特格罗主义”（syntegrism），一个新的宇宙统一信仰。而后者则时时刻刻都准备保护其特有的权利，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差异。他们有时甚至走向极端，不断地扩大那些排外主义的范围。

不论是微笑还是痛苦，回到我们身边的全球化面孔，已经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了。抛开思想和意识形态冲突不说，纳尔西萨斯面临的问题或许只是一个青春期的危机问题。从人类历史的开端来说，人类的思想最初并不是从一个幻想开始的，而是从一个活生生的偶像开始的。现在，媒体几乎可以在瞬间制造出许多活生生的偶像来，并且还会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崇拜者。沟通与交流的新工具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起了一个虚拟的神经感知系统，这个系统使我们能够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我们第一次将自己的形象和世界上所公认的形象进行对比，并力图将它们统一起来。可想而知，将两者融化在一起是一件痛苦和矛盾的事情，因为，我们建立在媒体基础上的神经系统是快速合成的，而我们的身体却是慢慢形成的，还伴随着难看与笨拙。就像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样，其能力是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其表现有时是宁静而安详的，有时是狂放不羁的；其行为有时表现出单打独斗的野性，有时又充满了团结的气氛。

就像一个青少年寻求身份一样，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

候，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变得有感知了。就像那个耳聪目明的纳尔西萨斯那样，我们变成了观众和演员。当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了固定的参照系的时候，当这个世界的融化与统一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觉察到的时候，生活还是要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照常进行下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转变对一些人来说，的确来得太快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不然，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走在前面的人会越走越快。虽然如此，但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前进的路途上将会充满荆棘与坎坷，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因为，现在还是 20 世纪的初期，世界还处在青春期。

一个感触

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地尝试着了解这个世界。从青铜器时代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 时代，我们是以骆驼和马匹的步伐与速度，从事着缓慢的移民运动。那时，人们的目标和想法都是为了获取最重要的资源，比如说，食盐、锡、丝绸和黄金，等等。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才有了丝绸之路，才有了后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的海上探险活动。在这些有耐性的活动中，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链接网络，在这个并不先进的网络中，我们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和碰撞。然而，真正将世界连接为一体的时代，是 19 世纪末期的火车和轮船时代。这一时期，全球化才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历史意义。

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处在贸易自由化和新技术革命的爆发时期。那一时期的通道并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铁轨和航线。在海洋运输上，苏伊士运河于 1869 年开通，它将印度的孟买至伦敦的航程缩短了将近一半多；旧金山至纽约的航程也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大大缩短。与此同时，蒸汽机已经装备在轮船上，从而使轮船的速度、动力和吨位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在陆地运输上，铁路的发展将最远的地区连接起来：1886

年，铁路越过了加拿大；1904年，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到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

国际贸易总量在1870~1914年间增长了3倍，这样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在人们的想像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先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热情的全球化抒情诗人，在1910年写道：“今天，国际金融的地位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将商业与工业制造业联接在一起，并在事实上使军事和政治的力量退居二线。国际交流是建立在国际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国际交流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国际交流的平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际政治问题的协商与解决，已经发生了深刻和根本的变化，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过去的做法已完全不同。”⁴ 4年之后，这个和平发展的美好设想被世界大战彻底地改变了。不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热战时期，还是战后的冷战时期，这种“插曲”几乎持续了将近80年：“工业化国家的国际贸易比例，在1913年达到了12.9%；1938年下降到6.2%，随后的比例持续增长，到1993年，达到了14.3%……”

“固定的移民”

第一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源自欧洲，伦敦是中心。人们大量地迁移，一部分是旅行者，而更多的是移民，他们或者是去占领新的殖民地，或者是去寻求新的生存手段。在1870~1915年间，大约3600万人离开了欧洲，其中2/3的人去了美国。

今天，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已经超过了货物和移民的流动；更多的人是作为游客而不是作为移民在周游世界。这样一来，全球化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大多都成了“固定的移民”。我们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去冒险地同世界接触；今天，世界就和我们在一起。边界消失了，领土开放了，传统的障碍被消除了。我们正在脱离不久以前的封闭世界，但我们并没有迁移。

与此同时，我们都在关注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发

生在我们身份和商务上的变化。全球化使人们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面前，一些人明白：新知识的传播将变得更快，生活会更有激情，竞争也会更激烈。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拜访名师，或者是查阅一些珍贵资料，以便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这在过去都是一个问题。现在，只要我们简单地点击一下鼠标和键盘，就可以跟随世界另一端大学教授的课程来学习。将一个光盘放入光盘驱动器中，无数电子书籍就会展现在你面前，从而使你不必亲自去遥不可及的图书馆进行查阅了。而另外一些人，在遭受了新技术的寂寞之后，开始吵吵嚷嚷地攻击和批评这个新的无所不在的文化。这主要是他们不了解它，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应付它的缘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全球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旅行，而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涉及到我们极为隐私的个人性格上的变化。

全球化的根源

不论是作为一个古代现象，还是作为一个现代现象，全球化的过程总是在以下三个杠杆的作用下形成的：越来越便宜的交通工具的发展、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开放市场的流动状态。在 19 世纪的今天，有三种力量，也可以说是三种基本的变化，在促使着这个杠杆运动。我在以前的著作中对它已经做过详细的探讨。它们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这里，重新回顾一下这些观点，并追踪一下最新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垂直世界的消亡

第一个变化是空间的变化。首先是距离感被有效地打破了。其后是通话没有差别了。因为，在一个地区和在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通话，因为有了电话而变得一样了，它们都是使用同一个人造卫星网络。举例来说，1998 年，有 66 颗人造卫星在 780 公里

的高度上绕地球飞行。一个局部的区域电话也要卫星旅行 1560 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当然，速度是极快的。在未来的十年里，还会有将近 2000 多颗新的人造通信卫星加入到这个星罗棋布的太空中为人类服务，它们将开发出无数新的服务领域，使更多的网络接触、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和宽带网络成为可能。目前，因为基本设施的匮乏，人类的一半还没有使用上电话。在未来，通过基本建设方面的大量投资，中国或印度偏僻的农村地区，将能够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与世界保持联系。

以前被置于海关和政治边界之后的全球市场，每年以超过 50% 的速度增长：专家估计，它将从 1995 年的 4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1 年的 21 万亿美元的 水平！世界变得更加开放，但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亚洲。199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占全球经济的 57%。世界银行预测，这个数字到 2020 年将会下降到 45% 的水平。

巴拿马运河是 19 世纪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见证人，今天，它也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象征。这个由美国人开凿的运河，已于 1999 年 12 月 31 日回到了巴拿马人民的手中。因为交通的拥挤和不能够通过巨型货船，巴拿马运河将面临着艰难的竞争局面，因为许多由亚洲人创意的计划正在讨论和评估中。举例来说，在尼加拉瓜开创一个“陆地”运河，这是由韩国的三星公司、日本的 Sumimoto 公司和中国的商贸集团共同倡议的。他们设想将两个深水码头的建筑物建在两端的峡谷中，然后由一条快速的铁路加以连接。

政治地理因素的变化引发了交流的全球化。引人注目的柏林墙的倒塌，在瞬间打开了相互观察的窗口，使两个世界的交流没有了障碍。随着欢呼人群的彼此拥抱在一起，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从此屹立在欧洲。为了更好地开展横向流动，许多国家重新组合在一起，并建立起了新的商业合作区。三合会式的国家合

作，是全球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原形。今天，我们发现那些在最新组合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正在步其后尘。海关的职责和其它重要的限制因素正在逐步消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还有一些障碍没有消失。目前，大约还有 80 多个国家仍然等在这条“大路”的两边。此外，一些我们已经忘记或忽视了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一些场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柏林墙”又建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制造障碍，向那些已经习惯了这种新自由空间的人们，灌输他们的标准，传输他们的观点，宣传他们的高速公路及其推进手段。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发展了的新专制国家，正在打造一个更加稳固的世界，他们也正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现在，一些人已经开始谈论有关“新的中世纪”的问题。总之，我们迈开的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步伐，我们是在一个新的开放空间的框架中前进的。

全球化的空间还在不断地延伸，但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首选的战役领域是经济领域，它使用的战车是公司和市场。对经济领域主要的竞争者来说，全球化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战略。跨国公司所关注的焦点逐渐地转向了海外。公司一旦实现了本土化，那么，它就会把世界划成不同的区域，并且会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不论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不管是水务公司、面包商、宴会承办人、手工艺术家，还是高科技企业，所有方面都必须明白：搞好经营是最为必要和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其商品漂洋过海，销售到世界各地。无论是出于主动选择的需要，还是出于被迫无奈，公司的员工和管理者都会沿着这条新的大道前进。他们的事业蕴涵在这一广泛的领域之中。他们每日的旅行和在国外的停留，都是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十年前，丹依（Danone）公司在法国以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海外的高级执行官也只有几个。今天，公司在海外拥有几百个执行官，有超过 60% 的公司员工在海外工作。

尽管公司变成了全球化的公司，但是，其客户仍然是地方性的。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中，社会的全球化正在稳步地推进，试图征服未来的人们，特别是征服那些青少年。不论是那些作为文化旗帜的 MTV、麦当劳和西部牛仔，还是米老鼠，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征服，或者说是利用，这是它们的共同点。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新交流工具。另一个全球化的工具是因特网。它不仅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而且还是一个急剧增长的社会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角色和位置：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循环系统，他们属于知识精英、电影专家、外科医生、咨询顾问和大学男毕业生的天地；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聊天室”中开化装舞会，并进行个人接触；单身妈妈在这里寻找有关孩子教育方面的建议，业余爱好者寻找园艺技巧，等等。网络中的全球新部落就产生于这些接触之中，只不过，他们目前还处在他们的幼年期，等待成长。因特网以其卓越的链接服务，为千千万万的用户提供了增值服务，并为他们创造了新价值。虽然说因特网运行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但其创造的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它具有极高的社会意义。

空间的变化完全打破了距离感。这对我们来说，有时还是很不适应的。现在，我们整个地球都沉迷于媒体的喧嚣之中。所看到的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肥皂剧，那些呼吸逐步减弱的人质及其戏剧性的场面，总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会儿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在握手，一会儿是华盛顿的草坪上的记者招待会。所有这些带给我们泪水的肥皂剧一旦为我们的邻居所迷恋，那么，他们将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空间在不断地扩展，并且变得日益虚拟。按理说，城市应当逐步地减少与缩小。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今天的城市不但没有减少和缩小，反而在不断地增多与扩大。城市的日益集中与增长的速度正在加快。19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

市是伦敦，有 600 万居民。1960 年，纽约的人口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 1200 万人。2000 年，墨西哥城将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其人口有可能达到 3100 万人。1900 年，1/1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到了 1994 年，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已经上升到 50%。即将成为世界人口多数的城市居民，将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城市中，那里的居民数以千万计。毫不夸张地说，管理这样的城市将是 21 世纪最令人头痛的事情。城市，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空间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城市，这个在过去是集会的地方，现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犹太人居住区；城市，这个将所有的服务集中在一起，从而节约了时间的地方，现在因为拥挤的建筑而变得令人窒息。总之，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在时间牢笼的大门关闭之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空间管理。

新的时间牢笼

我们缺乏时间，然而我们的生命周期却在不断地延长。自 1900 年以来，在 20 世纪整个时间段里，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增长了 30 多岁。与此同时，我们的休闲时间也增长了 3 倍。

我们缺乏时间，是因为时间的同步规则发生了变化。信息技术已经创造了一个行星时间，这个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也是瞬间的。这是第二个基本变化。CNN 和其它 24 小时广播电台，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方式，为世界所有地区播放着同一条新闻，这种情形大概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巴黎证券交易所在开盘的时间里，同时反映美国华尔街证券波动的及时行情，还播报上一天发生的最新行情数据。1929 年，已经发生了三年之久的美国经济危机传播到了欧洲。按照时间来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挽救我们的损失，并可以迅速地把事情处理好。今天，我们要感谢高速列车和快速的计算机，是它们成就了我们，使我们在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完成早先在同一时间不能完成的事情。速度开了空间一个玩笑：事实上，没有任何地方是到达不了的。

然而，速度在开了空间一个玩笑的同时，也将时间牢笼的大门关上了。在以前的时光里，富人领导着休闲生活；今天，他们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休闲时间。同样地，在以前的时光里，穷人过着忙碌和清苦的日子；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打发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

时间的缺乏已经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表面特征。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位置是最基本的因素：比如说，某人属于某个国家，属于某个村庄，或者是属于某个部落，等等。所属的疆域是第一位的链接。在一个精确的速度中，时间就露出真面目了。根据季节和节日的变化节奏，时间就是与教堂的钟声和地方政府的钟楼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位置不再迷惑我们。但是，新的链接却创造了一个新位置，一个虚拟的空间，一个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非常大的空间：在这里，时间的分配变得更加合理和更加具有社会性。人们把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家庭上、朋友中，以及种种爱好上……这样一来，一个新的风俗习惯，就在虚拟空间的“新部落”中建立起来了。在同一时间里，人们在相见的地方，彼此进行着心与心、脑与脑的交流。

保证能够随时链接，保证能够随时交流，这是“部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每个人的“领土”就是他们自己的时间。让我们来看一看商务“部落”的情况：从东京到纽约，每天证券交易的时间达到 24 小时，但是，一周只有 5 天。我们可以从新加坡到英国的亚耳河，进行为期 5 天的环球旅行，然后回家度周末。这个计划也可以应用到公司中去。一个虚拟的“部落”按照这个空间运行，但必须限定在固定的时间内：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既需要编制预算、制定计划，又需要掌握战略节奏和运行节律。这些新“部落”也有他们自己的钟表匠，像 Gorgy Timing 公司那样。Gorgy Timing 公司是一个靠同步传输来征服世界的小公司，其精确性达到了十亿分之一秒。他们的产品和服务